

書籍修復組「良工補天」存珍品 當「古籍醫生」需具備化學知識

古籍修復的主要步驟

第一步：檢查及滅蟲

首先，檢查的過程除了肉眼觀察，更是要借助儀器的輔佐，「檢查的過程用肉眼其實看不清楚，比如有一個小點在那裏，你是看不出來是污漬、蟲卵、排泄物還是別的東西。」例如在顯微鏡下查看有沒有蟲卵，二級助理館長黃欣琪說：「蟲卵的存在是比較難以對付的。」

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書籍修復室內的各種器材是「搶救工作」的重要工具，包括能檢視文獻上微小特徵的立體顯微鏡、用作清洗附有水溶顏料文件的低壓吸附器，以及各類型的中性、可逆性黏着劑等。除了細微工具外，還有一些大型儀器，如專門用來消滅書中害蟲的冷凍機。「滅蟲一般家用是殺蟲藥，但我們則會用對人、對物件都安全的方式，就是冷凍。我們會將物件放在冰櫃裏面，用零下30



● 用於儲藏書籍的冰櫃，需定期才能打開。

度的空間冷藏大約5天，再關掉電源繼續放置。」岑穎雅說道。

而氮氣則是另一種有效的對付害蟲的手段，這種滅蟲的方法應用於包括書籍在內的很多古物修復中，原理便是通過抽出氧氣，注入氮氣，保持真空的狀態，令生物缺氧而亡。這樣的方式除了更加安全外，還可以一次性完成大量書籍的滅蟲工作，同一時間可以處理近200箱的古籍。

第二步：去皺、去酸

古籍自有時間的印記，書頁上的每一個細微的痕跡都可能反映一段歷史。小組的成員介紹道，修復的過程是不會影響到對古籍的歷史判斷的，「在收集這些古籍的時候，我們是會有一些基本資料的，例如是在哪裏、什麼情況下收集回來的，但是我們不會因為它的年份而選擇不同的修復手法，反而是因為書、物品的狀態去決定修復的手法。」岑穎雅說。

去皺和清理污漬是修復過程中比較棘手的一項工作，「當然，也會視乎紙張的狀態來決定處理的辦法。」狀態穩定的紙張會用水壺將其濕潤，再吸走水分，最終按壓平



● 「古籍醫生」以顯微鏡觀察紙張狀態。

整，而狀態不良、不易按壓的紙張則需要放進專門的容器處理。

舉凡紙張都會碰到的問題便是酸化。紙會變成棕色，發出濃烈的氣味，甚至龜裂破損。一個解決的辦法是酸鹼中和，但仍需視書籍情況而定。最好是拆開裝訂處，因為嚴重的話，除了去酸處理，還要固定散落的地方或進行嫁接。折衷的辦法也可使用氫氧化鋁加甲醇。

第三步：修補紙張

以線裝書為例，其書頁被蟲嚴重蛀爛，小組根據書頁所用的紙，選擇紙紋、顏色和厚薄相近的補紙，然後利用紙張纖維遇水變弱的特性裁剪補紙，修復破洞。「視乎損壞的程度。首先將線裝書籍的線拆掉，每一頁都鋪平，補完之後可以將書頁擺在一起，再重新穿上。」黃欣琪一邊演示修補的過程一邊說道。「大部分的紙都是中式的宣紙，而我們有不同的厚薄和顏色，如果真的有不同的特殊顏色，我們就會自己去染。」而修復小組的工作室通常會備有不同顏色的宣紙，

以備不時之需。紙張上的破洞大小不一，形狀不同，以不傷及紙張的肌理為考量，用膠水在破洞的周邊進行細微的修補。

修復工作並不是要將古籍文獻變成全新，而是盡量保持它們的原先特點，避免不必要的修飾，讓讀者或研究人員日後能正確鑑證文獻的原貌。「如果破損的地方有字或者任何內容，我們是不會去填充的。因為我們只是將損壞的東西補好，讓存放的時間能夠延長。而讀者在看的時候，會用自己的想像去補充本來的內容。」岑穎雅補充道。



● 在光亮下可見修補過的痕跡。



● 對比紙張修補前後。

第四步：保存

任何一本書都有可能發生破損或鬆散的情形，不同的書籍有不同的處理準則，但就保存來說大多相似，黃欣琪說：「溫、濕度的控制是很重要的，保存的濕度是在55度，正負5度；溫度則是22度，正負2度。而在展出的過程中光線也很重要，我們會在一定時間內去翻頁，不會一直照射同一頁，導致變色、變形。」



● 古籍在處理後更需要妥善保存。



● 二級助理館長黃欣琪正在修補紙張破洞。

2001年開始投入使用的中央圖書館是香港公共圖書館系統的中樞，是香港公共圖書館體系中面積最大、服務範疇最廣和館藏數量最多的公共圖書館。每一天，絡繹不絕的人群來往於這裏，也將香港的繁忙帶來一陣暫時的緩衝、安靜一會。試想，若香港有天堂，大概便是這般模樣。香港人對這裏不陌生，但多數止步於它作為流通書借閱、資料查詢及自習室的功能。實際上，在這個偌大的建築裏，有一個面積不大的房間，每一天都在進行一項鮮有人知的工作——書籍修復。

● 採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
香港中央圖書館存有多個參考特藏，蒐羅各種珍貴書籍及歷史文獻資料。這些具歷史及研究價值的資料，部分因歲月的消磨或缺乏適當的維護，變得殘破及不能使用。在圖書館四樓的書籍修復室內，便有一組負責為古籍文獻診治的「醫生」，專責維護圖書館的文獻館藏，為破損的文獻「施手術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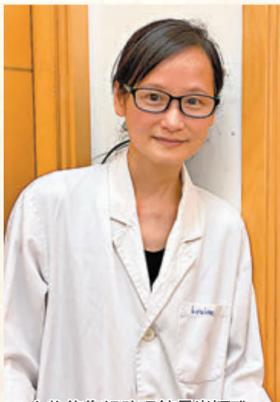
「書籍修復組」成立於圖書館開始使用同年，基於對具歷史和研究價值的古籍和文獻的修復和妥善保管，小組的使命並非要把古籍文獻變成全新，而是務求盡量保持原貌，通過評估、修復及適當保存，把損耗減到最低，讓文獻延續「生命」，方便日後參考和鑑證。

修復圖書需具備十足耐心

香港人崇尚時間便是金錢，這項工作對於很多人來說，可能從價值觀上便很難理解或苟同。與古籍、書本相處的工作，首先就不是熱鬧的、光鮮的。但古物自身有尊嚴，這些遙於現代的文明得以流傳下來，本身就是一種美，怎樣將這種美有尊嚴地繼續傳承下去，考的就是修復者的手藝和耐心。

香港沒有專門針對古籍修復的專業學位，一般來講，參與這個工作的都是來自具有化學專業知識的「匠人」，大多從博物館的古物修復部門調配而來。所以目前，在香港中央圖書館的書籍修復組，有五位工作人員，負責不同崗位，每位除手藝精湛，更富化學、科學知識。「圖書館原先是沒有同事做修復這項工作的，我們本來是博物館的修復辦事處，借調過來圖書館，從01年開始便着手修復古籍的工作。」香港中央圖書館文物修復組助理館長岑穎雅說道。

岑穎雅表示，修復圖書這項工作難，但不僅僅難在技術，更是需要具備十足耐心，因為每一道工序都需



● 文物修復組助理館長岑穎雅



● 沒有專門的修補工具，便東拼西湊。

要長時間去操作——書放久了，翻不開頁很正常；破損的地方多了，一頁就要修復好幾天很正常；要將一本書修復到可以保存的程度，花幾天到數月，都很正常。而就是這樣的緩慢和精細，才得以讓這個職業變得既寂寞，又頑強。

對古籍常見問題「對症下藥」

修復組選擇修復的範圍是很廣泛的，「譬如社會、文化、藝術及歷史等都會成為選擇的目標，有時我們甚至會見到一些民間故事、醫書、字典等等。」而小組的主要任務，是要延長珍貴古籍文獻的壽命，把可能受到的損耗減到最低；通過評估修復及適當的保存，讓文獻繼續保存下去，供讀者參考及研究。拿到手裏的古籍、圖書，組員必須先檢查評估書本的破損情況，然後「對症下藥」採用不同修復技術，包括：低溫滅蟲、清除黴菌和修補破損等等。

在修復工作開始前，「醫生」會先開立診斷記錄，判斷破損程度才對症下藥，決定修復的方案。常見的問題包括紙張發霉蟲蛀、酸化脆裂、脫落、破洞、書上鐵釘氧化、書上標籤或膠紙發黃等。所有珍貴的古籍文獻，經過滅蟲、除塵、去皺、去污、修補、加固及重新裝訂等程序後，研究人員才能分類記錄及整理。在行外人聽來，這些工序既陌生又複雜，即便對於內行，箇中「門道」也有不少。

不遇良工 寧存故物

「不當修復」的書籍最難處理

修復小組面對的範圍不單止古籍書本，更有字畫、地圖及契約等，甚至黑膠唱片。因應圖書館不時展出一些珍貴館藏，修復組亦會為這些展覽提供技術支援，如制訂安全的展覽環境指引，協助布置展品，以及處理容易受損的展品。

「不遇良工，寧存故物」，古人傳下的話語亦正是而今古籍修復的重要指引，岑穎雅指出，事實上，曾經被「不當修復」過的物品、書籍是最難處理的。因此，作為「古籍醫生」，可逆轉便成為重要的使命，因為這些寶藏通通可一不可再，「一鱗一焰，皆自匠傳。」

「書最大的損壞其實是人為。」由於修復之後的古籍大部分並不一定高掛鎖頭藏於禁室，市民通過網站索引，是可以在圖書館借閱的。然而，人為對書本的耗損卻不可避免。「我們想將從前的人的歷史和智慧保存下去，也會增設一些工作坊讓學生明白這些古籍的珍貴之處，包括我們自己家族也可能會有族譜；古書，也會教授給他們保存下去。」除了親身上陣修復損毀，修復小組的成員皆認為，教育下一代妥善地愛惜和今後對古籍的保存才是對其最大的尊重。



● 文獻、書籍經過處理後會不時展出給市民欣賞。



● 修復之後的古籍大部分可供市民借閱。



● 展示中的古籍。